



下卷

风宸雪 著

倾尽天下

新世界出版社

下卷

倾尽天下

风宸雪 著



目录（下卷）

第二十章 痛心扉	215
第二十一章 难自弃	228
第二十二章 忆往昔	235
第二十三章 痴情蛊	247
第二十四章 深哀愁	259
第二十五章 诉衷肠	268
第二十六章 为情伤	283
第二十七章 缘于爱	296
第二十八章 终不舍	304
第二十九章 负天下	315
第三十章 曾许诺	325
第三十一章 苦楚漫	334
第三十二章 情缱绻	345

第三十三章	怨憎会	355
第三十四章	心迷乱	365
第三十五章	倾天下	374
第三十六章	品凄情	385
第三十七章	香如故	395
第三十八章	自欺人	404
第三十九章	许来世	414
终章(1)	不复还	424
终章(2)	前路险	425
终章(3)	渐行远	427
终章(4)	琼花开	428
番外	相念莫相负	430

第二十章 痛心扉

寥落的大宅院中，绕过弯弯深深的垂柳，顺着幽暗的甬道一直往里，能看到一栋独立的院落。院落外挂着重重的铜锁，此时，铜锁被人用力一开，发出清脆的声音，旋即，院门被推开，两道身影缓步进入院中。

为首的那个蓝色身影率先步入厢房，厢房里弥漫着浓郁的药味。在这些药味萦绕中，一抹玄色的身影倚坐在床榻上，虽然身上绷带缠绕，可他依然风姿翩翩，唇边带着让人不会忽略的淡雅笑弧。

“看来，你好很多了。”蓝色身影启唇，恰是楚奚珩。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友，出于利益，敌友亦是是可以互换的。

“是要本王多谢你的照拂吗？”那玄衣男子俨然是宇文尚华。

那夜的兵败，两方损伤惨重，副将拼死将他救出后，他便和楚奚珩结成了暂时的盟友。而楚奚珩随行的军医医术甚是高明，在尧兵的军医跟随贾哈那一队撤离后，宇文尚华的伤势倒是多亏了他的襄助。

“哪里，倘若不是姦姿，我想，我也不会救你。”楚奚珩看上去倒是实话实说。

如今，他会容宇文尚华，或许真是因为方姦姿，也或

许，并不全是。

“呵呵，如果换作本王，即便有她在，本王也不会救你。所以，你现在最好考虑清楚，是否还有继续救本王的必要。”

“哈哈，在这种时候，还有胆魄说这种话，你算是第一个。”楚奚琚这句话褒贬不分。

“彼此彼此，如今你留下本王，本王以为，也未必全和那个女人有关。”

“那个女人？想不到，王爷薄情至此。但这句话你是说错了，我正是因为那个女人，才没有在一开始杀了你！”楚奚琚话语里含着不可忽视的戾气，接着语峰陡然一转，“不过，此时此刻，正如王爷所说，留下你也是为了一次合作。”

“不知道本王还有什么值得你合作的？天梁那一役，本王的军队悉数中伏，如今，本王可是一个连兵力都没有的废人了。”

“明人不说暗话，顺王你又何必妄自菲薄呢？想当年在陇国我就知道，顺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质。果然，三年卧薪尝胆后，踏破我陇国大门的正是你。如今，虽然表面上看你的兵队悉数遭伏，可如果我没猜错，随你退入天梁城的军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你大部分的军队该是在山丘中，以声东击西法遁去。如今要号令那拨军队，自然非顺王不可。”楚奚琚一口气说完这番话，转身示意旁边的随从，那随从早将手中的物事奉上，楚奚琚指着那物事，再

次启唇道：

“这是尧国的兵防图，你身为尧国的顺王，对这兵防图应该也算熟悉罢。”

宇文尚华闻此言，眉心不由一蹙。身为顺王，他对兵防图确实不该陌生。可宇文尚岐生性多疑，自登基来，这兵防图除了禁军都领有一份外，便只有宇文尚岐本人知悉，所以，他纵是近亲王爷，对这兵防图也着实陌生。

楚奚珩仿似看透他心内所想，又继续说道：

“有了这份兵防图，帝都的禁军分布便了如指掌，倘若率军秘密潜入，亦是势如破竹。”

“这兵防图你从何得来的？”即便心底揣测出这份兵防图的由来，宇文尚华仍是哑声问道。

“这当然是你的侧妃所给。如今，她即将是尧国的淑妃，想不到，却还是念着你。”

“柔柔——”

宇文尚华的眉心蹙得更深，这份蹙紧，不仅仅是因为柔柔的再嫁，而是他心底骤然拂过另外一个女子的身姿。

“当然，柔柔之所以知道你的处境，愿意出手相救，正是姘姿通风报信。”楚奚珩语调淡淡，言语里的意味是沉重的，“她为了你，甘愿入宫为内应，一旦失败，后果如何，你和我一样清楚，值得庆幸的是，淑妃娘娘并不打算制裁她。”话是如此，可为什么他的心底终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宇文尚华的眉心却在这一刻豁然舒展开，唇边仍浮上

他惯有的笑意，“怎么？你是为方媛姿担心，所以，想试探本王，看这兵防图是真是假？只可惜，本王对这兵防图也是一无所知的。”

“哈哈，顺王，有时候我真的挺佩服你，哪怕心里再担心，你还是能笑着看待一切。是，我是担心媛姿，但有的时候，大丈夫更应看重的是江山社稷——我给你一个选择，就是和我联手，攻破尧国，然后，你可以成为尧帝，我只要昔日陇国的土地。”

“这应该不是选择，是我若想活下去，就必须做的抉择罢。”

宇文尚华笑得更是明媚，他的姿容在这一瞬是妖孽的，这份妖孽，让楚奚珩都不禁稍稍回头，不去直视他的目光。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这样，或许对我们的合作更加有益。”

回转目光间，能听到楚奚珩淡淡的话语传来。

这样的合作确实有益，不仅可以消去两人之间兵力的顾忌，更可让两人的兵力成为对抗尧帝的筹码。

纵然是背水一战，但这背水一战带来的胜利将是互惠的。

他，可以得到尧国的江山。

他，则可以复辟陇国。

在利益的驱动下，即便曾经是仇敌，如今也能同仇敌忾。

窗外的细雨飘摇，所有的景致都模糊得看不真切，就

像是一些过往，在刻意的忽视乃至淡漠中，亦会渐渐模糊不清。可再模糊不清，终究有些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是风雨都无法抹杀彻底，反会慢慢清晰起来，一如风雨过后的景致，明媚透彻。

夕阳洒在琉璃的殿瓦上，在棱上滂出七彩的光芒，这些光芒逐次洒下来，落在鹅卵石的甬道上，只把来往宫人的丝履都染上了七彩的霓光。霓光映衬着来往宫人的脸，也沾了喜气连连。

今日，确实是这尧宫大喜的日子，是尧帝宇文尚岐正式册封柔柔为淑妃的日子。不过，现在的淑妃名号却不是柔柔，而成了萱儿。

尧宫内，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名号。在不久之前，那位在陇国灭亡当日就逝去的美艳女子，陇帝曾经的萱妃，如今活生生地再现于尧宫。前尘往事，随着时间的逝去，终究不再为多数人知道。

此刻，这位把美艳再次盛开在尧宫的淑妃娘娘，缓缓步下肩辇，站在尧帝的寝宫前。在宫女的躬身间，她径直步进寝宫。

今晚由她侍寝，亦是她第一次侍寝尧帝。即便，其中有很多东西不纯粹，册封当晚的侍寝却是尧宫的祖制。

在最后一缕夕阳从琉璃瓦上收回所有光泽时，亮如白昼的烛火映红了寝宫。这些红艳艳的烛火映照在淑妃的脸上，把她的容颜照得姝丽十分。

她就这样静静地端坐在龙榻上，身旁，九龙盘柱的烛

台一座接着一座，一直蔓到殿门那头。在又一个烛芯子发出“哔”的一声响时，殿门被刘公公推开，宇文尚岐一袭红衣出现在那。

那样的红，比龙榻上的喜褥都要红。在这样的红中，淑妃稍稍低下脸，看着自己身上那一袭略淡的红色，勾着芍药孔雀的花纹，真是好看。只是，这份好看，落进她的眼底，勾出的意味却带着一抹涩苦。

这些涩苦不会有人知道，哪怕眼前这个男子离得她这么近，看到的亦仅是她绝美的姿容。

绝美，这个词是世间女子都希冀得到的，然绝美之于一个女人，却未必是幸事。一如现在，当他的手撩开她的长发，当他冰冷的指甲触及她丝绸般的肌肤，她只稍稍转开脸，睫毛低回间，她能看到指尖缠紧腰封上的绶带，缠得那样紧，只把纤细的手指都缠绕出一条一条的印痕。这些印痕就如同过往的人生，或浅或深，都是无法忽略的。

“淑妃——”宇文尚岐凑近她的小脸，声音冰冷，外人看来，那该是一幅极其缜缱的画面，却看不到，这缜缱掩饰下的冰冷刺骨，“朕已如你所愿，今晚，是否也该让朕如愿呢？”她的身子随着他这句话猛地一震。

即便，在来之前便是知道后果，可，她不能不来，缠绕在绶带上的手略略移到腰封那，只需轻轻一用力，绶带松开，腰封就会脱落。

此时此刻，她能清楚地觉到她的指尖在颤抖，颤抖到甚至抓不住那根绶带。

“你在发抖……”他愈发凑近她，近到她能觉到他的呼吸就拂在她的脸上。

她下意识地朝后退去，可他的大掌已把她的退路封住。

“皇上……”她启唇，声音干涩。

“告诉朕，那东西在哪？”

她的眉心不禁蹙紧。

“怎么，时至今日，你还不愿说？”宇文尚岐的声音愈渐冷冽，下一刻，他封住她后路的手已移至她的颈部，也是这一钳，他突然发现不对劲，她的颈部有一条纹路，倘若不是这样钳住，他根本不会察觉。

亦是这一察觉，他的手骤然一收，随着“刺啦”一声响起，她脸上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被揭下，这张面具后的脸纵然也是绝色，可俨然不是之前那张脸的模样。

“是你！”对于这张脸，宇文尚岐自然不会陌生，正是“死而复生”的方妩姿。

这么快就被他拆穿了，不是没有想到，只是太快了。

但当外面传来隆隆的炮火声时，她知道，无论如何，她的任务总归是完成了。是的，她的任务便是柔柔彼时提出的要求，在这大喜的日子代其伺候宇文尚岐。

纵然这是一个不堪的要求，可她除了应允外，别无他法。因为，不只兵防图是她需要的，柔柔还答应她，会以淑妃的身份揭露宇文尚岐的真面目。只是，拖住宇文尚岐这个任务要由她来完成。拖住的意味，或许还代表失去女子最珍贵的东西，然而，走到这一步，连反悔都来不及

了，仅为了那个男人。

但，刚刚宇文尚岐要的，好像并非柔柔的侍寝，而是其他什么东西。这件东西，让宇文尚岐顿时变得面目狰狞起来，“说，陆萱在哪？”

宇文尚岐的声音不复之前的平静，几近嘶吼地问道。

方才那声炮火，让他敏锐地觉到事态起了严重的变化，这一切的变化竟然还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他当真是太轻敌了，或许，他的轻敌只在于，原先是敌对的双方，因为利益同样会瞬间走到一起。

一念至此，宇文尚岐的手猛一用劲，他从不允许任何的欺骗，包括背叛！

手甫一用力，刘公公的声音从殿外急急地传来：

“皇上，不好了，叛军攻破南宫门，直接朝正阳宫来了！”

这么快就攻破了南宫门？

宇文尚岐的眉心不禁再次蹙紧，如果叛贼仅是潜伏入京，依靠宫城禁卫军的防守还能拖延一两个时辰，那样就有足够的时间调遣驻扎在京郊的京畿营入宫，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攻进了宫城，定是有人泄露了兵防图，还有宫城的地道。

每个人都有疏忽的时刻，有时候，疏忽一刻，赔上的不只命，还有江山。比如现在的他，自己要的东西没得到，反而让那个女人出卖了他！纵然他自恃素来小心谨慎，总归是让那个女人找到了弱点。

但眼下当务之急，是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

危机，或许，真的是“危机”罢。

他阴沉着脸，不发一言，只用力一拽方妩姿的青丝，拖住她朝正阳宫前的宫楼走去。那座宫楼是宫内地势最高的地方，站在上面，能看到如今的尧宫已是一片混乱，有因炮火受惊奔跑的宫人，也有从南宫门那边陆续奔来的兵卒，那些兵卒竟是着了尧兵一样的服饰，真是能以假乱真。

很快，打头的那些兵卒奔到正阳宫下，为首的那名身着银光铠的男子，即便居高临下，隔了这么段距离，依然能看得真切，恰是楚奚珩。

真没想到，他还能活着走出天梁城。这看似又是宇文尚岐低估了。

宇文尚岐的手猛一用力拽紧方妩姿，方妩姿的头皮被他拽得生疼，却仍旧一声不吭。她能看到的，是头顶的天穹漆黑一片，只有炮火燃亮了不远处的天穹，为那片黑暗添了一丝红光。这片红光映在她的眼底，就好像曾经绚烂的生命，只可惜，这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下一刻，她的脸被宇文尚岐拽着，按压到宫墙上，红漆的宫墙硌得她脸颊生疼，生疼牵动了她的眸子，而她却费力睁着眸子，视线凝注在宫墙之下，看到了宫墙下的楚奚珩。

他一袭铠甲站在那，长身玉立着，脸上的神情在火光的掩映下，辨不真切，真切的，仅有耳边传来的声音：

“楚奚珩，你以为攻进了宫城，就奈何得了朕？”宇

文尚岐启唇，声音冰冷异常。

宫墙下旋即传来楚奚珩的声音，在这样的情形下，依旧温润：

“胜者王，败者寇，孤只知道这六个字。”

温润的声音说出铿锵的词意，她看不清任何人的神色，只知道，宇文尚岐压制住她的手又重了几分，“是，胜者王，败者寇，可朕还没有败，倒是你的红粉知己落在了朕的手中。”

语音落，楚奚珩却是默然，默然中，此起彼伏的士兵声音传入耳中，似在震慑宫墙上的宇文尚岐，也似让楚奚珩对眼前的情形做个了断。

下一刻，楚奚珩身后的一排兵卒似得了指令，举起弓弩对准宫墙上的诸人。

“看来，成大事者，果然寡情薄义。既然如此，那朕也不必再怜香惜玉了。”

说罢，他的手松开方姩姿的脸，把她架到弓弩前，只待万箭齐发，她便会被利箭穿心而死。

临死的这一刻，她却是不怕。人固有一死，此时死了，又何畏呢？从做出这个抉择开始，她就来不及有畏，只是终究没有见到那个人。

她凝向宫墙下的楚奚珩，他应该不会违背诺言，应该会放那个人一条生路。

是的，在悄然离开的前一晚，她把银色的蝶状器件放在窗台上，所求的，便是让楚奚珩放宇文尚华一条生路。

不管先前是谁欺骗了谁，她最后要的，只是宇文尚华的周全。

也在这时，下面的士兵中响起一阵喧哗，紧跟着，士兵自动让出一条道路。道路中，大步走来两人，一人只着了玄色袍衫，一人即便着了铠甲，依然能看出铠甲下的窈窕女儿身。来人，正是宇文尚华和柔柔。

柔柔抬起头，看着宫墙上的方妩姿，她的唇边略略浮起一抹弧度，多么熟悉的场景啊，这样的场景，让她仿似看到很久之前的那一幕。

然而，眼下的这一切，会以另一种方式结束。

宫墙上的宇文尚岐显然也看到大步走来的宇文尚华，他架住方妩姿的手愈发用力，声音阴鸷地响起：

“想不到，朕的好哥哥还活着，不只活着，还投敌叛国！”

宫墙下，宇文尚华是沉默的，倒是柔柔清脆的声音传来：

“尚华一直容你，你却一再苦苦相逼，甚至欲待强占他的妻妾，你这样做，才是为天下人所不容！”

“哈哈哈哈，强占妻妾？有趣有趣！朕倒是要当着我们强占一下他的妻妾，才不负这句话！”

说完，只听得“刺啦”一声，纵然隔着那么高的宫墙，这声音依然如此清晰。在这一声清晰的撕裂声中，方妩姿的纱衣被宇文尚岐一分为二，寒风凛冽中，她仅着红色的兜肚矗立在宫墙之上。她雪白的肌肤裸露在萧瑟的空

气里，也落入宫墙下那么多士兵眼底。

这一举动是那样的突然，突然到，在这刹那，柔柔能觉到宇文尚华的手蓦地握紧，这样的反应，真是不好。

柔柔蹙了下眉，正要启唇，楚奚珣温润的声音率先一步传来：

“宇文尚岐，两兵交战，你拿一介弱女子挡在阵前，又算什么？”

“哈哈，你们都用偷袭这样见不得光的法子，朕再做什么，又有什么打紧？或者，你们就这样一箭射死她，不然，朕就把她赏给朕的禁军都领！”

说罢，宇文尚岐把方妩姿用力一甩，他身后的禁军都领立刻会意接过。也在这瞬间，方妩姿意识到什么，她用力地挣了一下，却是徒劳，她的力气在彪悍的禁军都领跟前，无疑是螳臂当车。

“都领，这个贱人朕就赏给你了。在这宫墙上要了她，应该别有滋味。”宇文尚岐阴鸷地说完，身子借着禁军都领和方妩姿的掩护，悄然朝后退去。

他的声音纵然不算很大，却是足以让在场的人都听得分明。也是这种分明让人太难堪，尤其还是她这样的女子。

在语音落的刹那，她能看到楚奚珣欲言又止，然后，是他身旁的宇文尚华朝前迈了一步。但只是一小步，就不再朝前，宇文尚华脸上的神情依然平缓无波。

很奇怪，在这样的时刻，她确是能看清楚宫墙下他们的神色，或许是天际愈来愈浓烈的炮火，也或许是晚风拂

过带来的清明。

眼前，旋即浮起一丝凉意，她似乎能预见到什么，倘若她能蠢一些该有多好？这样，或许心就不会疼了。

是的，疼。

真真切切的，她知道心在疼。

心疼才是真正让人难耐的，那种难耐比死更难受，因为死了，就不会再有任何疼痛了。她，快要死了吧。

果然，她看到下面有士兵举起弓弩，随着宇文尚华的示意，那支弓弩对向了她。

竟是他示意的，不过这样也算是解脱了罢，至少再不会被人凌辱。只是，她心底的疼痛愈发强烈起来，但很快便不会再疼了，很快。

她的目光略略抬起，再一次朝底下望去时，能看到楚奚珣的手抬了一下。他似乎还想阻止什么，可随着宇文尚岐下一句话的响起，这抬手终究是轻软而无力的：

“还在等什么？朕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背叛朕的人会有什么下场，这个贱人如是，你们也一样！”

语音甫落，伴着那将领遵了旨意的声音，有箭破空射来，一刹那，在又一次浓烈的火光照耀天穹之际，箭镞带着火光的余晖穿过了方妩姿的胸口。

箭镞穿胸的感觉，原来不是很疼，只是，那么的凉，或许，这凉意还来自他最后望向她的目光，可仅是那么一眼而已，他便连最后一丝目光都吝啬给她了。

如此，不该再有任何的奢望了。她闭上眼睛，任自己